



歸震川先生全集

和16
198
1



歸震川先生全集

先太僕集昔年屢刻皆非全本兼多訛謬茲集蒐羅宏博
讐勘精詳觀者無忽焉曾孫莊元孫玠五世孫顧廬謹識

歸震川先生全集序

古來文章家代不乏人要必以

卓然絕出能轉移風氣為上唐

之中葉稱韓子而與韓子同時

者有柳子厚李習之宋時稱歐

陽子而先歐陽為古文者有穆

伯長尹師魯輩然言起八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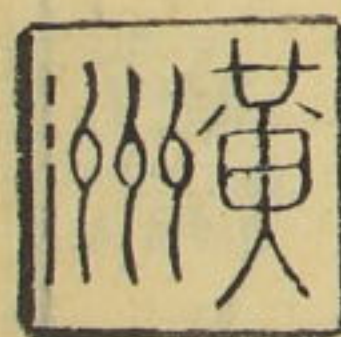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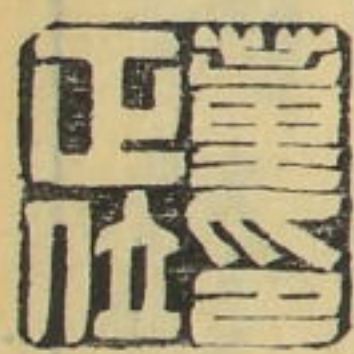
和
門
198
卷

衰者必曰昌黎變楊劉之習者
必曰廬陵則以其學之深力之
大也明三百年文章之派不一
嘉靖中有唐荆川王遵岩歸震
川三先生起而振之而論者又
必以震川爲最豈非以其學之
深力之大歟余自少知誦法震
川先生之制舉業長而得讀其
古文辭信乎卓然絕出能轉移
風氣者也自承乏崑山敬哉王
夫子以重梓先生集爲囑會從
先生之曾孫莊元公氏得其未
刻遺集簿書之暇時一披覽殆
所謂縣圃積玉無非夜光殊惜

舊刻之多遺珠也元公因出家
所藏抄本彙粹已刻未刻總計
四十卷欲授之梓人而貧無力
謀之于余余遂首捐俸爲刻數
卷同寅吳無錫伯成趙嘉定雪
岷及遠近士大夫聞風繼之協
助成事元公又以舊刻多烏焉
魚魯之訛勘訂累年悉已是正
較之舊本頓爾改觀誠快事也
余讀先生之易圖論洪範傳知
其經學深邃于馬政志三途並
用諸議知其世務通達而濬吳
淞江三吳水利諸書今方行其
說殆東南數百年之利至其自

述令長興時以德化民又漢代之循良也今

國家偃武修文廣厲士子以通經學古而科目之士亦將學而後入政則是集行世其亦昌明文運造就人才之一助乎元公以序見屬末學何能贊一辭顧以夙仰先生旣欣覩全集之流播海內加惠後學而元公亦工詩古文能世其家學又喜先生之有後也故不辭而爲之書康熙癸丑仲春文林郎知崑山縣事上谷後學董正位題



總集上谷翁學董五封跋

氣烈矣其於文林消映崑山

之有於世亦不獨而於世書

其古文指其家學又喜其坐

澗窮內以惠對學而天公亦工

以風所去生始知勝全集之流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歸子元恭刻其曾大父太僕

公集未就若干卷而卒余偕

諸君子及其從子安蜀續成

之計四十卷初太僕集一刻

於吾崑山一刻於常熟二本

不無異同亦多紕繆元恭懼久而失傳也乃取家藏抄本與昔宗伯較讐次第之編定四十卷然後訛者以訂缺者以完好古者得以取正焉太僕之文宗伯論之詳矣然宗伯惡夫裨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而余獨謂夫文章之遞變非一世之積也宋之推經術者惟曾南豐氏然以較於程朱之旨不侔矣南渡後諸儒之說盛行於是學者莫不

擬之而後言隨其所見之分
量淺深大小以發之於文則
莫不有所合自南宋歷元以
及於明之初年其所稱大儒
之文皆是也然至其風格薈
萎益頽而爲老生學究之習
若是者雖大儒不免也負才
者思有以易之而不得其說
則不難一切抹殺理學之緒
言反而求之秦漢以上虛氣
浮響雜然並作至欲遠駕於
古之作者夫天下豈有離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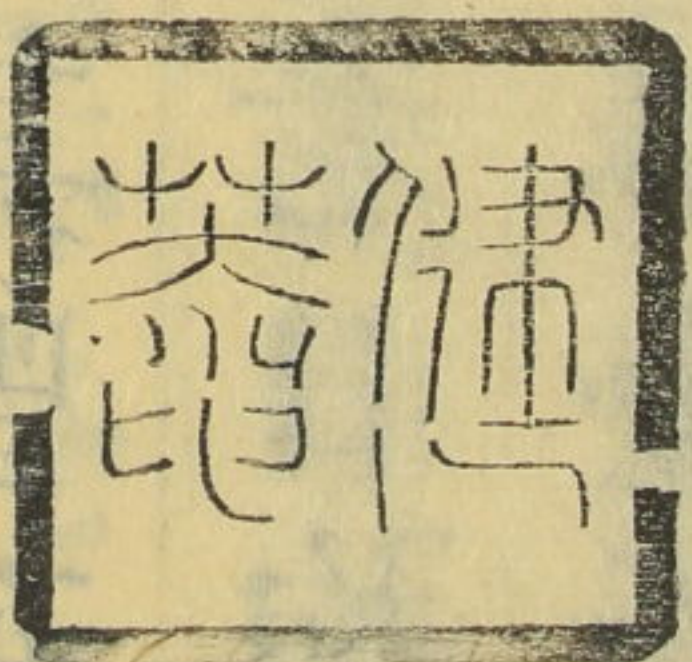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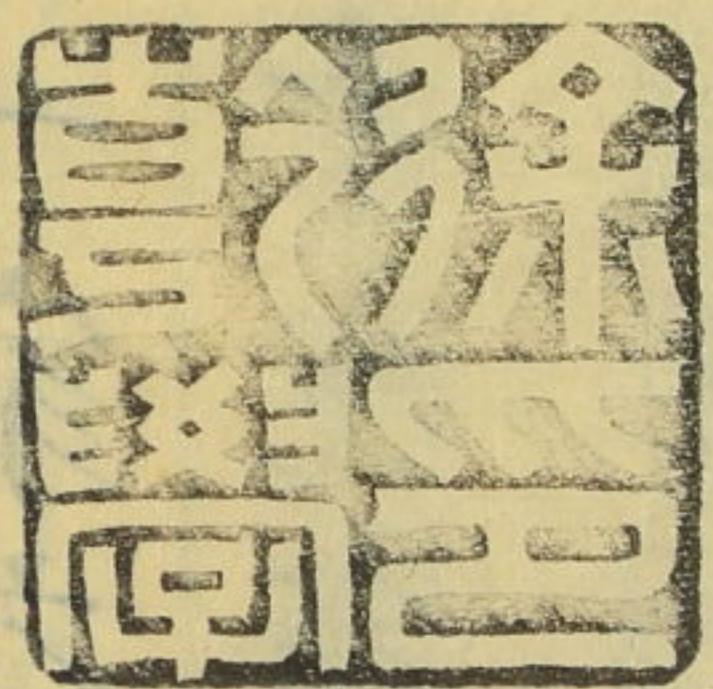
而可以爲文者哉故文之病而幾至於亡者亦相習而相矯以然也太僕少得傳於魏莊渠先生之門授經安亭之上其言深以時之講道標榜者爲非至所論文則獨推太史公爲不可及嘗自謂得其神於二千餘年之上而與世之摹擬形似者異趨故余謂文至太僕始稱復古非太僕而言文者明中葉之病於剽竊者也由明初以溯之宋元

以前之文其不爲剽竊而猶未盡乎文之極致者時代壓之風格繭萎者是也欲知太僕之文必合前後作者而觀之則文章之變盡此矣太僕久困公車屏居絕跡淹綜百代始成一家之言其曾孫元恭負盛才旣窮且老日抱其遺書而號于同人醵金而刻之垂竣身沒不見其成此予之歎夫文之難如此其傳之難又如此後之讀者宜如何

其愛惜之也

康熙十四年乙卯春三月同

里後學徐乾學謹序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震川先生文集流傳海內百

有餘年識文藝者皆知珍藏

之先大夫舊藏兩集一集二

十卷一集三十二卷寇變失

去余從陳百史相君見其所

玉序一
點閱二十卷博爲搜求二集
復存余架上矣二十卷者乃
先生從弟道傳所刻三十二
卷先生之嗣君子祐子寧所
刻也有無參互或疑有雜譌
于其間且聞于全集宗伯

云先生遺文尚多余曩與其
裔孫雪菴同事禮部雪菴以
重刻道傳集相貽旣而余年
友刑部公裔興之子孝儀公
車來都下惠以裔興新刻之
集覽其跋語乃僭先生孫文

休與其子元公編輯爲

先生所次第正集三十卷別
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而是
集仍止二十卷或尚未盡刻
未可謂全集也余夙向往先
生之文今老矣雖不能讀竊

思得覽其大全間與汪戶部
茗文計孝廉甫草論及而怒
如也亡何董黃洲正位令崑
山乃屬其訪求先生遺文于
元公徧彙諸刻勒成全集亦
官其地者所應爲不獨爲藝

林美譚黃洲唯唯而別嗟乎
先生之文自歿時卽流傳至
今王文肅公稱引于當年

吳梅村諸前輩昌明于
後非若昌黎之文歷久遠遇
永叔而始顯也矧先生賢子

孫比肩接踵咸能裒輯遺文
傳之遐邇因歎海內文人如
晉江王遵巖平涼趙浚谷皆
有遺集晉江之集尚有存者
平涼則未之槩見類與宦其
地者言之平涼則馬學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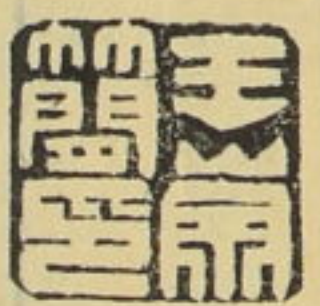
五序四
駛先獲我心爲之修輯晉江
雖再屬衡文使者尚未見有
馬君其人也夫士大夫宦遊
所至誠訪前賢之遺文不致
散亡磨滅有如所謂草木榮
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

者亦華國之瑞事也黃洲乃
能識余言從元公謀集已刻
未刻合文定本彙爲四十
卷而一時士大夫宦其地者
間助剗剗之資遂居然爲先
生全書黃洲之志行殆非俗

吏也已。是則可感也。元公寓書命序于余。先生之文照耀今古。何待于序。况余豈能序先生之文者哉。聊述與黃洲之語以復元公。元公其有以諒余矣。

康熙癸丑仲夏

宛平王崇簡題



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

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孫昌世訪求遺集
參讀是正始有成編昌世子莊遊於吾門謂余少知其
先學樞衣咨請歲必再三至既而與其從叔比部君謀
重鈔先生全集而比部君以儻勤之役屬余余老而歸
佛舊學蕪廢輟禪誦之功紬繹累日條次其篇目洮汰
其繁芘排纒整齊都爲一集既輟簡喟然而嘆曰余服
膺先生之書不爲不專且久喪亂廢業忽忽又二十年
乃今始旋其面目曠然知先生所以爲文之宗要豈不
幸哉先生鑽研六經含茹雒閩之學而追遡其元本謂

秦火已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
必久晦於漢唐而乍闢於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
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
未可以蓋新安真知獨信側出於千載之下而未嘗標
榜爲名高也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熟爛人驚其頡
頏眉山不知其汪洋跌宕得之莊周者爲多壯而其學
大成每爲文章一以古人爲繩尺蓋柳子厚之論所謂
旁推交通以爲之文者其他可知也參之孟荀以暢其
支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其暢也其
厲也其潔也學者舉不能知而先生獨深知而自得之

鈎摘菟獮與古人參會於毫芒杪忽之間旋觀禪販剽
賊掇拾塗澤之流如秦越人診病洞見藏府之癥結辭
而闢之劈肌中理無所逃隱以罷耗舉子羈窮單隻提
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馴至霜降水落草枯藤
萎而其爲之渠帥者卒以吁嗟歎伏而自悔其降心之
不蚤嗚呼此豈徒然也哉先生以幾庶體貳之才好學
深思跋邪觝僞刊削恭敗障斯文之末流幹材小生諛
聞目學易其文從字順妄謂可以幾及家龍門而戶冒
黎其譌謬滋甚先生嘗序沔人陳文燭之文諷其好學
史記知美贖而不知贖之所以美學先生之學者無爲

震川先生文集 序
二
西人之知美贖則幾矣先生儒者曾盡讀五千四十八
卷之經藏精求第一義諦至欲盡廢其書而悼亡禮懺
篤信因果恍然悟珠宮貝闕生天之處則其識見蓋韓
歐所未逮者緒言具在余非敢援儒而入墨也余少壯
汨沒俗學中年從嘉定二三宿儒遊郵傳先生之講論
幡然易轍稍知向方先生實導其前路啓禎之交海內
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發之今
又承比部君之命論次斯集得以懷鉛握槧效微勞於
簡牘有深幸焉日月逾邁老將智而耄及無以昌明先
生淑艾之教譬諸螢火熠熠欲流照於須彌之頂亦自

愧其微末已矣而比部君大雅不羣能表章其家學南
豐之瓣香不遠求而有託斯可喜也歲在庚子五月晦
日虞山年家後學
再拜謹序

先太僕震川公集最初閩中有刻既而公之子伯景
仲教刻於崑山先伯祖泰巖刻於常熟閩本地遠不
傳崑山常熟本互有異同然公之遺編剩簡尚餘十
之八九 先生與公之孫文休旁求廣采得公藏
本幾倍於刻本先生手自校勘珍如祕書無何絳雲

震川先生文集 序 三
之災盡燬於火賴文休副本存余從玄恭得而錄之
念文章顯晦有數恐遂湮沒無聞爲請於先生求壽
諸梓而先生以刻本位置多訛意象尚隔乃爲合併
而次第之得正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
未能悉出也蓋嘗論之不讀史漢不知左國之所以
爲文也不讀韓歐不知史漢之所以爲文也今繇公
之文可以知韓歐繇先生之選可以知公之文異哉
海內之士從事於古之文章者必自此而求之矣然
而公豈求工於文而已哉其學術則辯易圖之宗旨
究禹疇之法象與夫作史之志議禮之言有以啓先

儒所未發其經濟則條水衡之事宜悉太僕之掌故
以及用人之方禦倭之議有以裨當世所宜行聞貞
孝之事則奮袂攘臂不欲令弱質俠骨受誣於豪強
修族姓之譜則齋咨涕洟必欲使遠祖近宗盡歸於
敦睦他如贈送慶賀之文弔祭悲哀之作靡不折衷
於法度歸本於端良不以浮詞諛人不以綺語加物
則公之修辭立誠蓋可知矣讀是集者因公之文以
得公之爲人斯先生所以教我子孫不替先型之至
意而亦所以嘉惠後學之盛心哉庚子長至日從孫
起先拜手敬識



白荒邨僻遠伏承親枉玉趾命較讎震川先生文集不敢以荒落爲辭尋繹舊學排纒累日乃告成事應酬文字間有率易冗長者僭以臆見洮汰四分之一披金揀沙務求完美以一生師承在茲良欲效攻王之勤於遺編也編次大意略序梗概以求正於法眼或召玄恭詳審商榷如有未當不妨改正

編次之法略倣韓柳蘇三集古今文體不一亦不盡拘先生覃精經學不傍宋人門戶如易圖論洪範傳是也故以經解爲首次序論議說皆議論之文也韓集總屬雜著今依各集略爲區別凡四卷 次贈送序壽序凡

六卷贈送序考論學術吏治皆非苟作壽序古人所無
先生爲之則皆古文也舊本別置外集今仍次贈序
次記三卷舊有紀行諸篇今取陸放翁范石湖例入別
集 次墓誌銘墓表碑碣行狀傳譜世家凡十二卷誌
墓之文本朝弘正後靡濫極矣先生立法簡嚴一稟於
古移步換形尺水興波直追昌黎不問其餘也今所汰
去者十不得一他文不爾 次銘頌贊一卷祭文哀誄
一卷書三卷以上諸文汰者四分之一亦有存其半者
歐蘇集是二公手定外制奏議別爲一集今集中纔
數篇故居別集之首而策問附焉 次宋史論贊一卷

先生有志重修宋史存論贊以見其志 歐蘇集俱別
載小簡古人取次削牘不經意之文神情馨唾彷彿具
焉故錄爲二卷寒暄駢偶之詞不載紀行一卷次之
次馬政志一卷先生邢州人賀時留纂修寺志故有此
作既有關於國故其文則自謂倣史記六書也取昌黎
順宗實錄例系之別集 公移吏牘各有格式委悉情
事雅俗通曉乃爲合作非老於文筆者不能爲亦不能
知也錄而存之略爲一卷水利賦役禦倭諸書議散在
集中可以參考 唐人編李杜詩以文爲別集此興著
述從其所重也今取其意錄古今詩一卷 先生爲舉

子卽以論策擅場今所存者場屋帖括及科舉程式之
文然其議論忱爽行文曲折蓋二蘇秦晁降格而爲之
也今取二蘇應制集例錄論策一卷 右編次震川先
生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不分卷約三百餘篇先
生於詞章刊落皮膚獨存真實雖其牽率應酬或質而
少文或放而近易有識者精求之可以窺見先生擺脫
流俗信心師古之大致余以管見僭有去取蓋猶未能
免俗規規然以時世心眼測量前喆有餘愧焉輟簡之
餘慷慨三歎并識之以訊於智者庚子五月二十八日
白

較訂助刻姓氏

王崇簡	簡上	虞二球
董正位	吳興祚	趙昕
嚴沈	曹溶	劉體仁
薛信辰	張其翰	秦鉞
嚴曾集	郝毓嶸	高冕
秦松齡	錢肅潤	秦松岱
華長發	吳偉業	金俊明
宋實穎	蔣伊	何平
翁澍	陸廷祉	王楫汝

李臨 陸士炳 金望

錢士植 黃璠 張震維

席啓疆 張艾 嚴宗垂

葉國華 李可沂 葉方恒

盛符升 徐與喬 葉方藹

徐乾學 葛雲芝 徐秉義

吳鍾仁 馬鳴鑾 徐元文

何陸愷 朱用純 葉方蔚

葉奕苞 王緝基 李遙章

王緝植 謝家柯 李遙威

黃泓 陸時通 李遙穀

張璽 盛翊治 沈廷瑗

楊元咎 周霑 金植

徐澗 侯榮 金侃

姪起先 孫定世 曾孫 聖脈

澆 虹 允哲

允謀 允肅 允臨 復佺

元姪 孫 天錦 芳德

是集之刻始於辛亥歲宛平王宗伯素切表章而
龍門董夫子首捐俸助梓鄰境邑侯如吳伯成趙
雪嶠兩明府共襄其事於是當代文衡及遠近士

震川先生全集附錄
大夫分任劖劂自辛亥春王迄癸丑仲秋全集已刻十之七不幸先叔恆軒府君中道捐館珩室同懸磬無以卒業賴董夫子復倡助鳩工而俾克告成則葉學亭徐健菴兩先生之力居多蓋全集之竣其難如此今府君之文行將風行海內要皆諸君子之功其姓氏不可以不書也故備列之至虞山從祖齋典公於庚子歲卽梓太僕府君之文功雖未竟然全集之成實由從祖倡之他若吳門練川松陵諸同宗凡助刻者亦皆附識於後云

康熙乙卯春王正月望後六日珩拜識

凡例五則

一選定 此集舊嘗三刻復古堂本止分上下卷不備可知崑山本文三百五十餘篇常熟本篇數畧少而崑刻所無者殆半未刻藏本又二百餘首
先生嘗合已刻未刻諸本總選得五百九十九首而尺牘古今詩在外合計四十卷今大率從其選本但未刻中之不收者已刻中之被汰者莊以爲尚有遺珠又自以已意增入十有餘首今自尺牘二卷詩一卷之外總計文六百有五首悉付諸梓人其外二百餘首則依宗伯名爲餘集而

藏于家

一編次 宗伯所編集三十卷首經解末書又別集十卷首制辭末論策今大槩因之獨以爲古人文集書多在前不當置之末卷今移置書三卷于贈送序之前而以祭文爲末卷又論策據蘇文忠集編在策問之前今移置于別集之首策問次之文選諸書詩在文前今以府君所專攻者文也詩不過餘典及之篇章亦不多故從柳子厚集之例以詩居末

一正誤 他書刻本之誤不過字畫畧差或偶脫一二字耳惟此書舊刻之誤不可勝舉約有四端有因聲音近似者有因草稿模糊者有因葉數顛倒者有因妄加刪改者如尚書徐晞之爲熙少傅夏言之爲賢儒者錢德洪之爲宏此因聲音近似而誤者也如富貴淫佚隕命亡國本漢書成語乃倒置錯出以致上下不屬文義難通此因草稿模糊而誤者也至水利策一篇遂顛倒四百餘字向來選家坊本皆襲舛而不覺此因板心數目顛倒而誤者也凡此皆因失於較訂以致傳寫之訛至於妄加刪改爲尤甚焉崑山本則以從祖之好自用

凡篇首作文之由往往刪去篇中遂無照應而擅改者尤多常熟本則以宗人之少讀書凡用經史彼所不曉者非刪則改今皆據家藏抄本正之其抄本亦誤者則考古書據文義以正之較勘數四頗爲精詳間有疑者闕之訛謬旣正似可不言但以舊刻行世已久恐觀者見其參差反致疑於新刻不得不明言其故非敢暴前人之短也

一刪重 隆慶元年浙江鄉試時府君任長興方踰年以資淺故不得爲同考試官僅入外簾然夙負高望主考推重五策問俱委作并屬作對策後遂刻爲程策惟第五道主考頗加刪改府君與門人尺牘以爲竄入鄙語故今集中對策止存前四道崑山舊本因止刻策問故首載前四策問今旣并對策俱刻不必又重見故去之又吳純甫行狀墓表二首大畧皆同今存行狀而廢墓表西王母圖序二首大同小異今存前作而廢後作送周御史序一作頌而畧改今存序而廢頌若題同而文絕不同截然爲二首者如送王子敬之任序之類則兩存之

一履歷 凡古人文集必載本傳以見其人之生平

府君之學術文章宜入儒林文苑以未有國史缺於無徵今但取前輩諸公誌銘墓表行狀傳贊序跋凡有關於府君之文集者附錄一卷於後庶幾讀府君之文者開卷而如見其人云

曾孫莊識

謹按恆軒先叔父府君所作凡例屢經竄改而未有所定玠於刻工處見抄本凡八則而中多可商思欲刪逸之而未敢也會往虞山謁從叔孝儀孝儀叔出先叔凡例一冊內止五則云得之於錢子繡林蓋錢子於黃洲董夫子署中携歸此爲先叔

最後改本無疑而家中特遺其稿因大喜過望亟以付諸梓集中選定編次之法大約因宗伯而不無稍異今繫先叔凡例於後而仍存宗伯凡例於前庶幾不沒其實且令世之君子有所考焉康熙乙卯孟春望後一日玄孫玠謹識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崑山

歸有光

著

曾孫

莊

較勘

元孫

玠

編輯

卷之一

經解

易圖論上

易圖論下

易圖論後

大衍解

洪範傳

尚書叙錄

考定武城

孝經叙錄

荀子叙錄

卷之二

序

項思堯文集序

玉巖先生文集序

山齋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文集序

五嶽山人前集序

戴楚望集序

戴楚望後詩集序

沈次谷先生詩序

草庭詩序

經叙錄序

史論序

卓行錄序

汧口志序

正俗編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華亭蔡氏新譜序

龍游翁氏宗譜序

浙江鄉土錄後序

太僕寺誌序

西王母圖序

陟臺圖詠序

綵衣春讌圖序

綸寵延光圖序

王梅芳時義序

水利書序

尚書別解序

都水藁序

會文序

群居課試錄序

夏懷竹字說序

卷之三

論議說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公子有宗道論

貞女論

譜例論

水利論

水利後論

三途並用議

馬政議

禦倭議

備倭事略

三江圖叙說

淞江下三江圖叙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陳伯生字說

守耕說

東隅說

懷竹說

朱欽甫字說

周時化字說

莊氏二子字說

二子字說

卷之四 雜文

書安南事

書郭義官事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獄事

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妾事

言解

解惑

道難

懼讒 三首 甌喻

性不移說

重交贈汝寧徐君

卷之五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跋高麗圖經後

跋禹貢論後

題輿都志後

跋唐石臺道德經

跋佛頂尊勝陀

羅尼經幢

跋大佛頂隨永

尊勝陀羅尼經幢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跋帝堯碑

跋商中宗廟碑 題太僕寺誌後

讀金陀粹編 讀王祥傳後

題金石錄後 題隸釋後

跋何博士論後 題仕履重光冊後

題星槎勝覽 題瀛涯勝覽

題文太史書後 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題宏元先生贊後 書沈母貞節傳後

書冢廬巢燕卷後

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

跋小學古事 題王氏舊譜後

題立嗣辨後 跋程論後

跋程策後

卷之六

上徐閣老書 上瞿侍郎書

上萬侍郎書 上王都御史書

上高閣老書 上趙閣老書

卷之七

上宋明府書 上方叅政書

答唐虔伯書 與李浩卿書

與嘉定諸友書

與殷徐陸三子書

答俞質甫書

與宣仲濟書

答顧伯剛書

與潘子實書

示徐生書

山舍示學者

與陸太常書

與趙子舉書

答朱巡撫書

上王中丞書

與曾省吾參政書

與林侍郎書

卷之八 書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寄王太守書

遺王都御史書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與傅體元書

卷之九 贈送序

論禦倭書

上總制書

與沈養吾書

崑山縣倭寇始末書

卷之九 贈送序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送夾江張先生序 送李廉夫北上序

送王汝康會試序 送縣大夫楊侯序

送何氏二子序 送宋知縣序

送郡太守歷下金侯考績序

送郡別駕王侯考績之京序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送太倉守熊侯之任光州序

贈陽曲王公分司太倉序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送童子鳴序

送計博士序

卷之十

送同年季觀甫之任江浦序

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送同年光之英之任真定序

送同年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送王子敬還吳奉母之建寧序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送周給事興叔北上序

送余先生南還序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送許子雲之任分宜序

送陸嗣孫之任武康序

送俞宜黃序

送福建按察使王知事序

送北城副兵馬指揮使周君序

送吳祠部之官留都序

贈石川先生序 贈給事中劉侯北上序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卷之十一 贈送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送周御史序

贈熊兵憲進秩序 送嘉定縣令序

送嘉定縣令張侯序 送縣令朱侯序

送吳縣令張侯序 贈張別駕序

贈太府思翁黃公序 送攝令蒲君還府序

贈司儀楊君序 送顧公節北上序

送國子助教徐先生序

送柴都事之任浙江序

送陳子加序 送王博甫北上序

賀戚總戎平倭序 司訓袁君督學旌獎序

贈醫士張雲厓序 贈弟子敏授尚醫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贈菩提寺坤上人序

卷之十二 壽序

方御史壽序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澱山周先生六十壽序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福建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通政立齋王先生壽序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少傅陳公六十壽詩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壽序

顧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邱恭人七十壽序 顧孺人六十壽序

夏淑人六十壽序 朱夫人鄭氏五十壽序

朱夫人鄭氏六十壽序

朱孺人壽序 李太淑人八十壽序

許太孺人壽序

太倉州守孫侯母夫人壽詩序

朱太夫人六十壽序 李氏榮壽詩序

卷之十三 壽序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顧南巖先生壽序

同州通判許半齋壽序

龔裕州壽序 徐封君七十壽序

葛封君六十壽序 柳州計先生壽序

甯封君八十壽序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張曾菴七十壽序 晉其大六十壽序

濬甫魏君五十壽序 周秋江八十壽序

周翁七十壽序 戴素菴先生七十壽序

張翁八十壽序 孫君六十壽序

楊漸齋壽序 六母舅後江周翁壽序

周弦齋壽序 前山邱翁壽序

戚思兩壽序 陸思軒壽序

東莊孫君七十壽序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望湖曹翁六十壽序 錢一齋七十壽序

夢雲沈先生六十壽序

碧巖戴翁七十壽序 杜翁七十壽序

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

高州太守欽君壽詩序

卷之十四 壽序

朱母孫太孺人壽序 顧母陸太孺人壽序

張母太安人壽序 馮宜人六十壽序

陸母繆孺人壽序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序

張母王孺人壽序

王黎獻母楊氏七十壽序

沈母邱氏七十壽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陳母倪碩人壽序 朱碩人壽序

朱君顧孺人雙壽序 徐氏雙壽序

周氏雙壽序 王氏壽宴序

良士堂壽讌序 狄氏壽讌序

唐令人壽詩序

邵氏壽詩序

卷之十五 記

見村樓記 見南閣記

真義堂記 遂初堂記

壽母堂記 卅有堂記

容春堂記 自生堂記

可齋記

耐齋記

雙鶴軒記

雪竹軒記

清夢軒記

櫟全軒記

悠然亭記

卧石亭記

滄浪亭記

花史館記

杏花書屋記

題玉女潭記

見苓書舍記

婁曲新居記

寶界山居記

南陔草堂記

莪江精舍記

菊窓記

木庵記

野鶴軒壁記

保聖寺安隱堂記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

卷之十六 記

重修闕里廟記

顧原魯先生祠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唐行鎮免役夫記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張氏女貞節記

吳山圖記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張氏女子神異記

卷之十七記

世美堂後記

重修承志堂記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陶菴記

畏壘亭記

思子亭記

項春軒記

秦國公石記

夢鼎堂記

順德府通判廳記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震川別號記

家譜記

卷之十八

墓誌銘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中書舍人李君墓誌銘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建安尹沈君墓誌銘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承平張封君墓誌銘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墓

誌銘

例授昭勇將軍成山指揮使李君墓誌銘

明故例授蘇州衛千戶所正千戶陳君墓誌銘

卷之十九 墓誌銘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朱隱君墓誌銘

馮會東墓誌銘 周孺亨墓誌銘

曹子見墓誌銘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沈貞甫墓誌銘

陸允清墓誌銘 周君墓誌銘

李君墓誌銘 居君墓誌銘

詹仰之墓誌銘 朱肖卿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 墓誌銘

趙汝淵墓誌銘 金君守齋墓誌銘

王邦獻墓誌銘 李惟善墓誌銘

張克明墓誌銘 陳君厚卿墓誌銘

陸子誠墓誌銘 王君時舉墓誌銘

蔣原獻墓誌銘 潘用中墓誌銘

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顧孺人墓誌銘

潘府君室沈孺人墓誌銘

周子嘉室唐孺人墓誌銘

方母張孺人墓誌銘 張孺人墓誌銘

沈母張孺人墓誌銘 陸孺人墓誌銘

張太孺人墓誌銘 龔母秦孺人墓誌銘

季母陶碩人墓誌銘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朱母顧孺人墓誌銘 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

唐孺人墓誌銘 毛孺人墓誌銘

魏孺人墓誌銘 葉母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權厝誌 生誌 壙誌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權厝

卷之二十三 伯妣徐孺人權厝誌

鄭君漢卿壽藏銘 南雲翁生壙誌

姚生壙誌 亡兒翽孫壙誌

女如蘭壙誌 女二二壙誌

寒花葬誌 夫南京兵備東藩同職中王孫墓表

卷之二十三 墓表

亡友方思曾墓表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表辭

通政使右參議張公墓表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表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勅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貞節婦季氏墓表

卷之二十四 碑碣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

尹貴州按察使副使李君墓碑

何氏先塋碑 華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安亭鎮揭主簿德政碑

元朗先生墓碣 張季翁墓碣

褚隱君墓碣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泗水何隱君墓碣 宣節婦墓碣

王烈婦墓碣

曹節婦碑陰

張通參次室鈕孺人墓碣

卷之二十五 行狀

吳純甫行狀 李南樓行狀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勅封文林郎分宜知縣前同判官許君行狀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行狀

魏誠甫行狀
先妣事略

請勅命事略

卷之二十六 傳

歸氏二孝子傳
張自新傳

顧隱君傳
元忠張君家傳

章永州家傳
戴錦衣家傳

京兆尹王公傳
海南居士傳

周封君傳
東園翁家傳

何長者傳
筠溪翁傳

可茶小傳
鹿野翁傳

卷之二十七 傳

王烈婦傳
韋節婦傳

陶節婦傳
計烈婦傳

沈節婦傳
蔡孺人傳

俞楫甫妻傳

卷之二十八 譜 世家

夏氏世譜
歸氏世譜

歸氏世譜後
興安伯世家

記壬午功臣

卷之二十九

銘

頌

贊

為善居銘

素節堂銘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聖井銘

書齋銘

清泉銘

几銘二首

太行石銘

西山石銘

松江新建行省頌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魁星贊

葉文莊公像贊

并序

宏元先生自叙贊

王氏畫贊

并序

卷之三十

祭文

哀誄

祭方御史文

祭王方伯文

祭王儀部文

祭朱恭靖公文

祭顧方伯文

祭周孺亨文

祭唐虔伯文

祭劉縣丞廷運父文

祭張封君文

同年祭陳封君文

祭外舅魏光祿文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祭張貞女文

平何氏婦文

祭外姑文

祭妻祖父母文

祭楊椒山文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祭崑山縣城隍神文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祈雨文

謝雨祭城隍廟文

再祈雨文

祀厲告城隍神文

御史中丞李公哀辭

思質王公誄

招張貞女辭

補編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卷之九

祭沈養吾仲常文

祭居守齋文

卷三十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經解

易圖論上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為易而要

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爲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爲正旁推而衍之者爲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迹也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爲連山商爲歸藏周爲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卽連山而在連山卽歸藏而在歸藏卽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卽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爲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圓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旣規橫以爲圓又填圓以爲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圓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

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爲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圖可方一入於圓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爲卦而卦全紐卦以爲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抄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爲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

易圖論下

或曰自孔子贊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予之不信夫易圖以爲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爲偶而不能不爲偶者也帝之

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爲四時焉則東南西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衆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辯其爲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刺然必因傳而爲此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此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且邵天之旨在此圖傳何爲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爲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

韓康伯之書尚在其解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爲證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

易圖論後

或曰子以易圖爲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甚詳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剋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合卦範兼通之妙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精矣曰此愚所以

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爲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占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詭秘而爲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爲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筭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爲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爲之乎大傳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爲上下孰爲左右孰爲乾兌離震孰爲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爲上下因其左右以爲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爲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爲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

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爲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贊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是過矣今夫治之所貴者

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兗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欲向楊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辯也

舊刻直云宋儒朱子之說

詳矣無揭中五之要以下四十餘字今從抄本補入又何物非書也哉之下常熟刻本有賣兔之書未必

起于兔觀魚之樂未必出于魚十八字按後段有造車製字之喻又有治範耕耒之喻此復有魚兔之說似設喻太多疑常熟刻是初本而崑山刻刪去者是定本今從崑本曾孫莊識

大衍解

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也衍法因著而起著之半故為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故用四十九也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掛其揲其扞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掛掛而揲揲而歸奇乃所以不齊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陽之九除初掛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八必有十六之餘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歸之扞者此所謂治數之法舉其要也九具於揲則三奇見於餘六具於揲則三偶見於餘七具於揲則二偶一奇見於餘八具於揲則二奇一偶見於餘不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此所以為營之終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數也掛扞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在揲之策為正掛扞十二無當於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

六則九也掛扚十六無當於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
十二則八也掛扚二十無當於少陽之七而揲四之
二十八則七也至於太陰之六雖其數相當而以前
三者爲比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爲六也故七八九
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盈而主進太陽進之
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爲少陰之三十二陰道乏
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矣故爲少陽
之二十八若掛扚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
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于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
進而數之多至于二十四此歷家逆行之術也故曰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期之日而歸奇以象閏
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洪範傳

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治
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啓其衷者
故箕子以爲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
候之書遂以爲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爲九疇者
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者二
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爲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
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

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卽絲之汨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爲卽天之道

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爲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陰隲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爲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叶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察肅又哲謀

聖之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歛福則有福而無極前
四疇責之於已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
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
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又明念嚮
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敘其目而演之
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則五事
之則見而爲肅爲又爲哲爲謀爲聖不敬則五事之
則失而爲狂爲僭爲豫爲急爲蒙敬之用非在外也
得其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八政者所以厚民也爲
之飲食爲之貨賄爲之祭報爲之居室爲之交好所
以厚之也至於斬伐咸劉陳於原野肆之朝市亦所
以厚之也期於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達乎厚用
之意則建官立政漫無可據此官方之所以錯亂也
五紀者以歲之數協月之數以月之數協日之數以
日月之數協星辰之數以歲日月星辰之數協歷之
數治歷明時隨時占候期於協而已矣建用皇極者
天於兆庶之中獨命皇以治之則皇之一身固斯世
之取則旣爲斯世之所取則不可無道以觀示之而
所謂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於氣稟狃於
習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於

天下而惟自盡其所同然者以立於此而風動之則天下靡然知所嚮方矣建者立於此而則於彼之謂也又用三德者正直剛柔弛張變化當正直而正直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視物之所宜而無取必於其間此又用之道也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明者無待於稽事之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決於神汝則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羣言並興將誰適從此卜筮之建聖人所以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於天其精氣相感捷若影響况人主爲天地之心一念之善喜見於天而和氣應之一念之惡譎見於天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已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爲應者以驗之雨暘燠寒風之時則知其爲肅又哲謀聖之應雨暘燠寒風之恒則知其爲狂僭豫急蒙之應驗之爲言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爲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嚮用五福嚮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威用六極畏之而惟恐民之或懼於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世之人主知棄極取福矣孰能嚮而威之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民無凶荒天札者此嚮威之實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聖人察五行之性如此鹹苦酸辛甘聖人察

五行之變化而無所不在如此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因其下而爲之下因其上而爲之上因其從革曲直爲之從革曲直因其稼穡而爲之稼穡是以天不失時地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協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又明於稽疑則有吉而無凶驗於庶徵則得而賜燠寒風之時嚮於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應八疇言用而五行不言用直言其爲五行者如此而聖人之用可見矣禹貢一篇不過水曰潤下之一語而箕子以爲彝倫之攸敘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間有此身卽有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體本恭而可以作肅言之體從而可以作又視之體本明而可以作哲聽之體平聰而可以作謀思之體本睿而可以作聖故五事之言恭從明聰睿者猶水之言潤下也此所謂有物必有則形色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則聰明睿知由此而出篤恭而天下平矣所謂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綱又在乎五事之一疇也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禹則有六府三事周家則謂之六典卽此八政離合不同治內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食之居之教之如是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

禮不失撫字之恩常洽如是而不順則侵伐不爲黷
此順施之序五紀雖五總之實歷數之一紀此亦王
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蓋人主繼天以
子兆民俯察民情而爲之政仰觀天運而爲之紀以
此與八政相對故不列於八政之中堯命四子舜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虞夏之間羲和之職最重故允
征以俶擾天紀誓師周官歸之保章氏後世益輕太
史公以爲近乎卜祝之間也皇極一疇言錫福何也
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於民而不能得之於天惟
其使民作善而期於回天地之氣此其錫福之微者
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顧昏迷於行不知所則效顛
倒悖謬以自取戾人君建極以示之使知所則效而
爲善以日圖致福之道是乃聚斂衆福以敷錫於民
也庶民得于觀感之間皆於汝之極保守不敢失墜
以應汝而錫汝保極矣凡天下之無有淫朋比德者
皆皇之化也大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則以示之使
之順治於不識不知之中而無假於聲色之末此皇
建其極之本自然而鼓舞振作長育成就之功亦時
行於其間於以扶掖引誘以發其攸好德之心于其
有爲有猷有守者則愛念之而不忘不協于極而不

惟于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發其攸好
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而知歸于極矣虐
斃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
起於此皇極之君必無虐斃獨而畏高明又于其有
能者與之以官使羞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國又
能厚其祿使之好于而家亦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
蓋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徒
爲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動而歸極之機也
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於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
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
福明以建極爲錫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
爲五福之綱遵道遵路卽可以見蕩蕩平平之體言
皇極之化大普於世利用出入莫非是道之昭著也
皇極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
訓而人主無絲毫智力於其間知所謂蕩蕩平平正
直者則知所謂帝之訓矣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天子
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親而日尊也近天子之
光萬物熙熙之景象也歸極之民蓋如此平康之世
以正直治之強梗之世以剛治之和柔之世以柔治
之隨世而爲輕重易之所以有小過大過也然一代

之習尚多從人主性之所近高明者多於用剛沉潛者多於用柔此治體之所以不純故在矯而克之強弗友熒友稱其物之所感此剛克柔克也高明沉潛制其性之所偏亦剛克柔克也威福玉食之柄不移於下則正直剛柔之權在於上矣古者尊天而重神不敢自信而待於卜筮以取決而至誠無私之德常與神明通是以鬼神應之各極其理之所至而無毫髮之爽故卜筮必可信而禹以爲治天下之一疇擇建立卜筮人而命之卜筮蓋其重也如此卜之體色累拆有雨霽蒙驛克之五兆占之變化往來有貞悔之二體於其差忒不齊之中而衍之以觀其從違金滕卜三龜大誥朕卜并吉士喪禮卜葬卜者三人古者卜筮皆用三人蓋吾之所甚嚴而信之者僅取衷於一人時或不能與神明會故詳以求之龜從筮從蓋卜筮兼舉而龜筮協從大事先筮而後卜晉侯得阪泉之兆趙鞅遇水適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獨用之者卜稽如台夢協朕卜卜河朔黎水予得吉卜卜筮不相襲是也龜筮共違於人雖於卿士庶民有不恤夫旣謂之大疑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著龜之理微矣雨暘燠寒風者天地慘舒之氣而繫于

人主視聽言貌之間蓋天人相感之機有不可誣者
故箕子以意類明之五者來備各以其敘所謂時也
極備極無所謂恒也雨暘燠寒風之時不同其爲休
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修類屬之以爲其當如是而
已矣求其所以肅之必爲雨又之必爲暘哲之必爲
燠謀之必爲寒聖之必爲風者不可得也雨暘燠寒
風之恒不同其爲咎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類
屬之以爲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爲雨
僭之必爲暘豫之必爲燠急之必爲寒蒙之必爲風
者亦不可得也漢儒不原箕子之意規規然務離而
析之所以流爲災異之學庶徵以天道人事相推較
故又借歲月日星爲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喻蓋旁
衍及之非本疇之正傳歲以統月月以統日歲與日
月運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統卿士卿士統師
尹王與卿士師尹勤職不懈而致天下之治積日成
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于月而歲不
見君臣上下小大繁簡之致見矣歲月日時無易者
王卿士師尹不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成又之所以
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爲治之徵也日
月歲時旣易者王卿士師尹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

不成又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寧而
爲亂之徵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失與不失而已矣
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
風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則固
卿士師尹之責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從星而
有風雨上之舉動繫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
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風雨以其
氣相感故謂星之有好風好雨也福極天之所命者
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
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
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
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潛發默奪於
冥冥之中此所以爲位清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
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
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爲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
廢者因頗折衷之復爲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
卽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
丁寧反覆之意最爲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
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子
因文求義必於予言有取焉矣

尚書敘錄

余少讀尚書卽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以爲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已亥之歲讀書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

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歷歷垂如綫之緒于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寔有以成之而今列于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

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
公書乃依髣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敘錄於前
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
伐商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
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
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
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

王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
蒸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
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戒命肆
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匪厥元黃昭我周王天
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
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
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
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標杵一戎衣天下
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
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

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余所考定如此只移得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既承順亦無闕文矣江玉卿嘗疑甲子失序蓋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

孝經敘錄

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子貞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爲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蓋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爲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譁然謂炫自作炫又僞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

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而廢興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畧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爲宗其後陸澄謂爲非元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羣臣集議史官劉子元遂請行孔廢鄭夫子元以爲非鄭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非子元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以爲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解猶尊用古文其意誠今文爲他國疏遠之僞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忘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僞因朱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皇侃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于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也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

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爲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

皇侃見梁書舊刻作皇侃誤也

荀子序錄

荀子非經也今以無所附麗姑從前人所選本編入經解後

荀子三十二篇唐大理評事楊倞常移易其篇第而今篇中亦多有失倫次者余欲重加釐整而憚于紛更第別其章條或句爲之斷長短皆有意焉而時有蕪謬取韓子削其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之意與其他脫文衍字並爲識別讀者可以一覽而知也當戰

國時諸子紛紛著書惑亂天下荀卿獨能明仲尼之道與孟子並馳顧其爲書者之體務富于文辭引物連類蔓衍夸多故其間不能無疵至其精造則孟子不能過也自楊雄韓愈皆推尊之以配孟子迨宋儒頗加詆黜今世遂不復知有荀氏矣悲夫學者之于古人之書能不惑于流俗而求自得于心者蓋少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龍門後學董正位訂

